

“古董先生谁似我，非玉非铜，满面包浆裹。”传奇剧本《桃花扇》开篇一曲“蝶恋花”，老道士以满面包浆的古董自喻，也算恰当。

古董，是孤迥于世的时间之物。它们被光阴之手长久摩挲，多半在表皮形成一层浆水凝结般的薄膜。这层膜，就是包浆。

包浆后的器物，多了一份润意，不僵不燥。像那玉器瓷器，温润凝脂；石器木器，滑熟润亮。金银铜铁、文玩碑拓、布匹纸张等，时间久、摩挲久了，也会生出包浆。一轮轮温柔的抚触，将“贼亮、燥气”轻拂去，换成一种沉静幽渺的光。

包浆附着于物，只是浅浅的，如水，如泽，如光，如幽魅之气。那么轻淡，好像就只是一种氛围、一种梦幻，虚的薄的不在数的，可又是真真切切存在的。就好比，美人之态，山水之翠，诗文之冰雪气质。一团光晕从遥远年代穿越而来，告诉你它的恒常、它的万物同体、它从光阴中飘然而至的温情缘分。

它含蕴了天地造化、温度质感，融合了太多人与物的交集。

裹了包浆的器物，有一种温驯古意。青铜器的锈迹，翠如碧玉；古砚台的墨锈，斑斑点点；秦汉印上的墨花粉彩，烟云飞驰；一把上古宝剑“唰”地出鞘，暗绿色剑体闪一道光芒……这是包浆的魅力。沉静，稳妥，平淡，天真。包浆也作“宝浆”，宝物的宝，宝贝的宝，宝贵的宝，犹言其价值。

包浆的生成，是因饱经岁月的沧桑流离。那器物一定有过隐匿、封存的沉黯，有过光阴、人手与泥水的磋磨，有过似水流年，有过物是人非，有过一代一代的风流传奇。如今落花流水人去，从时间怀抱里逃脱的“旧物”，昭示的，是生命的韧度。

# 包浆意境

□米丽宏

包浆，又像一层介质，缓冲了阻隔，使人与物之间生生多出了一份缱绻情怀。陈老莲《品砚图》里那方砚上，有好友祁彪佳用生命和手泽养出的包浆，弥漫着老友的精神体温；白居易《太湖石记》里的石，是得水汽滋养、土气熏染的天然之物，天地赋予的包浆，昭示着某些自然大道；明代治印学家沈野，尤喜鱼冻石，认为印上的筋瑕，由天地造化而成，更显古色天然……

岁月掩风流，包浆存古意。古意，是器物背后的历史沉淀，是青山不老、绿水长流的宇宙永恒，是流水今日、明月前身的光阴回环。

包浆意境，好似一个场，能让人的心灵静静停靠。

包浆，不光文玩器物有，日常用品、劳作工具，皆有；一座城市，其实也有。被称为“永恒之城”的罗马城内，斗兽场、凯旋门、万神殿、公共浴场、皇宫遗址、犹太教地下古墓、古城墙、民居废墟——都在，政府、法院、写字楼、餐馆、超市就设在这些老建筑中，市民就工作、生活在这

些老房子里。两千年时空交叠，城市密布厚厚包浆。世代相传，生生不已，那是一种震撼人心的永恒感。

走进北京老胡同，亦会有一份怀旧的亲切。一溜灰色砖瓦、几株普通老槐，老门楼、旧砖墙、门墩、影壁、墙头草……轻微的伤感笼罩着你，那里面是人和城市之间的亲情映照。

古人今人如流水，共看明月应如此。

人也如器物，裹上包浆便收敛了些。没有谁能逃脱岁月的摩挲与“雕刻”，肌肤、形体、面容、精神状态，都会浓缩所有的人生经历。快乐者拥有快乐的光环，压抑者拥有压抑的伤痕。中年温煦，老来心软，何尝不是岁月的包浆？而金庸笔下的老顽童和洪七公，无论多么苍老，其满脸都应该是“好玩”的皱纹。

岁月包浆，所展现的信息无法掩饰，更无法伪造；即便去做了整容，那种内在的气质，靠手术刀也无法修整出来。

曾看到杨绛先生的百岁小照：先生面容白净细腻，头发雪白，眉眼弯弯，笑起来嘴角有好看的括弧。她身着合身的紫罗兰色开衫，周身散发着慈祥温柔的光。朴素中有本色的绚烂，沉静中有沉着的优雅。那种静穆超然，给人以温润的慰藉。人道是，岁月如水，大浪淘沙，可许多美好，到底离不了岁月之功。

当下，高科技正以摧枯拉朽的激情刷新着时代，也刷新着每个人的分寸感。我们的心智被羁绊于飞速运转的传送带上，被裹挟、被撕裂、被内卷，节奏直如离弦之箭，无法停止，不敢停止。也许，我们真的应该稍稍游离于时间之外，像品咂那沉静的包浆意境一般，看花听雨闻香，与日常琐细共节奏。唯如此，才能稀释焦灼，荡却冲动，回归安妥的生存状态吧。

## 温一壶黄酒

□韩卓颖

“来来来！新到的黄酒。”只见父亲手捧一赭色酒坛，凑近一瞧，剔透发亮的坛身上印刻着“绍兴黄酒”字样。

开启酒坛，父亲要开始煮酒了。准备一把烧水壶，两个鸡蛋和一双筷子。水壶中倒入黄酒，加盖煮沸，拿起一颗鸡蛋，往壶沿上一敲，“嘭”的清脆响声中，葱白和嫩黄相间的液体从几丝缝隙里缓缓流淌，两手一掰，“滋滋”一声蛋壳分裂为二，往酒里直倒，水雾升腾。冬日寒冽，周遭湿冷的空气直冲父亲鼻尖，冻得通红，他的脸渐渐在水汽中模糊了轮廓。父亲手拿筷子，快速搅动几下，便关火。担心过度烹煮会破坏酒和鸡蛋的活性与营养，适度为好。

大家围坐一起，父亲替每个人都倒上一碗温热的黄酒煮蛋。壶口中汩汩涌出琥珀色的黄酒还掺杂着几缕嫩黄的鸡蛋。碗中顿时酒香四溢，搓搓冰凉的手，捧起黄酒，正好借此捂一捂，再凑至鼻前闻嗅一番。温热的香气瞬间钻入鼻孔，黄酒的醇厚之气与鸡蛋的滑嫩之感融合绝佳，但多闻几次也能闻出其中微薄的苦涩。黄酒是不能直饮的，而应该“咪咪嘬嘬”，如窗外枇杷树上的麻雀用尖利的喙啄食枇杷。嘴唇轻触碗沿，嘬一口滚烫的酒，此时你听见喉间不自主地发出“哈——”的赞叹声。“这黄酒好！”大家纷纷称赞道。黄酒非得和唇齿融合一会儿，并不着急下肚。让舌苔和每一颗牙齿都浸润在黄酒的温热中，酒分子肆意地翻滚其中。黄酒从喉间滑向食道，抵达胃部，冰冷的胃顿时升起一阵暖意。一小碟炒花生米与黄酒是最佳搭档，炒花生米油腻，多吃易积食，如若和黄酒搭配食用，正好消解咸腻。

黄酒似乎是冬日必备的酒品，不像啤酒般寒凉，淤积体内易生湿气；也不像白酒浓烈刚劲，多喝几杯便会酒醉人倒；亦不似红酒那般高雅端庄，非得配上高脚杯。黄酒冷热皆宜，随时随地都能温一碗暖肚，经煮沸后的黄酒，已然褪去了浓烈与湿冷，正适宜冷冬中祛寒保暖。

黄酒的味道总给人一种中正和平之感。温润而有力，香甜、苦涩、鲜辛等味道融为一体，达到平衡之态。正如人，应像黄酒般兼具多种品性，敦厚自然而不失个性，豁达乐观又不失礼仪。

而那些在冬日里温一壶黄酒，和家人围炉闲聊的时光，悄然间便从我离家远行的匆匆脚步中流逝了。

总第7249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